

那天换装，我又从后留包拿出了参军入伍时母亲塞给我的那双绣花鞋垫。一时间，思绪被拉回儿时村口的那棵大槐树下。

家乡的秋收结束得早，年轻人大多会选择去外地务工。老人们闲来无事，围坐在树下，抽着旱烟，架起棋盘，激烈厮杀。大家常常把对弈的两人围得水泄不通，层层叠叠像盛开的荷花苞。偶尔也会有几个人面红耳赤争论几句，赢了便趾高气扬，输了的口中絮叨个不停。妇女们不舍得虚度这冬前短暂的日子，不约而同坐在大槐树下，做鞋垫、纳鞋底、拉家常，如同一群喜鹊喧闹个不停。孩子们绕着大槐树嬉戏打闹，一个不小心就踢翻了婶子们的针线盒，在一阵责骂声中跑得远远的……

记忆中，母亲也常常坐在大槐树下。母亲大多数时间是在绣鞋垫，图案有时候是花草，有时候是梅花鹿或羊。每一双绣花鞋垫都需要母亲事先做好模子、调面浆、打“衬”子，之后描图、镶边和绣花。最难也最耗时的是绣了花，白天做不完，母亲便晚上做，独伴孤灯，飞针走线。

手工绣花鞋垫穿起来柔软、透气，不怕水洗，经久耐磨，再加上上面绣着吉祥图案，家乡人常把手工绣花鞋垫赠送亲朋好友、远行游子，寄托美好的祝福。每绣好一双，母亲便用白布将鞋垫细心包裹，压在箱底。绣了送，送了再绣，母亲绣的鞋垫总不够用。

为了让绣出的花样更加美丽饱满、经久耐磨，母亲将几种技巧运用到绣花中。这样一来，做完一双鞋垫要比平时更耗时。小时候，我有时夜夜醒来，看到母亲做好的一双鞋垫，忍不住伸手去摸。母亲立刻把我的手打回，接着，小心翼翼地用布包好。

时光飞逝，母亲因患上白内障，很少再操针绣鞋垫。5年前，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每日辛苦操持家务。后来，我放弃学业，参军入伍。临行前的那段日子里，母亲又做起了鞋垫。夜深时，愈发严重的眼疾使母亲看不清针孔，她将线头含到嘴里，抿湿，佝偻着背，脸贴在台灯下，一点一点寻找。绣花时，母亲一不小心扎了手，便“嘶嘶”吸着凉气……那些夜晚，母亲房间里昏黄的灯光与漫天繁星遥相辉映。

临行前那晚，母亲把一双梅花图案的鞋垫，装进我的行李箱。鞋垫正面用白布打底绣着梅花和绿叶，精巧别致；背面则用粗布料紧密缝制，经久耐磨；边缘镶嵌着波浪花纹，针脚均匀，错落有致。

“部队跑步多，你的脚又容易出汗，到时候别忘了把鞋垫垫上……”母亲出来进去为我收拾行李，并反复叮嘱我。她身上还穿着前些年的旧裤子。如今，裤腿却显得格外宽大，随着母亲忙碌的步子来回地甩动。我意识到，母亲真的老了……

自那时起，母亲这双绣花鞋垫已经在我的后留包里躺了5个年头。每次换装或点验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看看，却始终舍不得用。

针儿长，线儿密，这双鞋垫是我无法忘却的乡愁，也是母亲意恐迟归的殷殷期盼。

我小心翼翼地鞋垫放回包内。今夜繁星点点，母亲手里的针线活，几时才能停歇？

## 家事

乔洪潮是新疆喀什分区红其拉甫边防连的一名技术军官。他戴着眼镜，身材偏瘦，嘴唇有些干裂。交谈中，他面带微笑，略显腼腆。但一说到他和妻子王彩霞的故事时，立马滔滔不绝。他们相知相恋7年，结婚14年，其间有1000多封往来信件。“我们是通过写信相知相爱，这些信，寄托了太多的美好。”每年休假前，乔洪潮都要整理一次和妻子的往来信件。

乔洪潮读高中时就对王彩霞心生爱慕。高中毕业后，乔洪潮去河南读军校，王彩霞在安徽读师范。

从明信片上的几句问候，到一封封信夹着一张帅气的军装照，再到十几张纸的倾诉，内向的乔洪潮，“润物细无声”地向王彩霞传递着自己的心意。

那时候，电话费用比较贵，于是写信就成了二人最常用的沟通方式。每周一封，雷打不动。信中，他们谈学业、理想、生活，尽管难以见面，两人的心却越来越接近。

毕业后，乔洪潮被分配到高原边防，王彩霞则成为河北保定一所中学的教师。那时，还未适应高原生活的乔洪潮，对两人的未来一度迷茫，但王彩霞的来信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如果你勇敢，结局一定不一样。”王彩霞的信中，饱含鼓励。

乔洪潮读完信后非常感动，并给王彩霞写了一封“保证书”：“军人的字典里，只有前进，没有退缩。”

那几年，从海拔4300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连到4300多公里外的河北保

定，山高路远，一封信往往要走上一个多月。冬天大雪封山时，两三个月也到不了。

但乔洪潮没有改变写信的习惯。他每周都写，特别思念王彩霞的时候也会写，写完就整理好放在那里。等到送信的邮车上山了，乔洪潮就兴冲冲地拿着一沓信交给驾驶员，再从驾驶员那里接过王彩霞寄来的另一沓信。

一封一封地读，一字一字地感受，再一封一封地回信，“因为信件在路上走得太久，回信的时候常常要回答几个月前的问题，这期间已经换了无数个话题。”乔洪潮将这样的无法及时回复内容的信件来往，称为“跨时空的对话”。

结婚前，王彩霞似乎早已习惯把自己定位成一名“军嫂”。对于军恋的理解，王彩霞这样说，“没有花前月下牵手漫步，没有路边长椅上偎依远眺，没有咖啡店里相互对坐。只有同一轮明月下的举头遥望，只有相隔千里的彼此牵挂，只有有说了一遍又一遍的安慰。”

“军人的爱情在哪里？在守望里，在挂念处，在相惜中。”婚前的最后一封信中，王彩霞写下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 二

2006年，乔洪潮和王彩霞步入婚姻殿堂。

那时，连队只有一部卫星电话可以同外界联系，但连队人多，一个月也轮不了几回。所以，信件依然是乔洪潮和王彩霞的主要交流方式。

“房子才装修完一个月，卫生间就渗水了”“咱妈的身体还是不太好”……信中，情话变成了家庭琐事，婚前乐观开朗的王彩霞，不免有些脆弱。

一天，乔洪潮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生病住院了。得知母亲住院，乔洪潮坐立不安，但是部队工作又让他难以分身。

这份担子自然落到了王彩霞的身上。她向单位请了假，专门回到乡下照顾住院的婆婆。婆婆病情稳定后，王彩霞在信中宽慰乔洪潮：“咱妈病情已经稳定，你就放心吧。”

乔洪潮只能在休假回家的时候，帮助王彩霞分担一些家务。

“假期再长也嫌短，感觉自己还沉浸在刚见你的喜悦中，就又进入了另一段离别的时光。”乔洪潮归队没多久，总能收到这样的信。

好在王彩霞有寒暑假，寒假带着孩子回老家和父母团聚，暑假带着孩子来高原和乔洪潮团聚。

王彩霞每次去连队，4天内坐火车、乘飞机、挤汽车的颠簸经历，再加上缺氧难受，心情难免有些糟糕。可每次在营门见到前来接她的乔洪潮，爱与恨在瞬间反转，心疼再次取代了埋怨。

结婚14年，王彩霞来队探亲9次。“和其他没时间探亲的军嫂相比，我已经很知足，虽然路途很遥远，路上很难受，但重逢的喜悦可以打倒一切。”

2008年，王彩霞独自一人来队探亲。乔洪潮委托山下的战友，按照提前约定的时间去火车站接站。可那一次，王彩霞因为记错了时间，买了提前一天的票，四天后到达火车站时，没见到接站的人，又打不通连队的电话，在车站冻了一夜。

第二天，王彩霞辗转上山，见到乔洪潮时，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之后，王彩霞便很少在乔洪潮面前哭。在乔洪潮看来，从开朗到爱哭，再到坚强，王彩霞已经慢慢胜任了“军嫂”的角色。

## 三

2010年，连队通了网络，每天闲暇时间乔洪潮和王彩霞能打个电话，睡前能发个短信。再后来，可以视频聊天，隔

着手机屏幕，两人能见到彼此。

通信手段进步了，可想说的话还是说不完，他们偶尔还是会写一封长信。

王彩霞在信中写道：“以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车马很快，手机很近，一生仍然只够爱你一人。”

乔洪潮借用曾读过的一句诗回复：“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初相遇。”

10岁的儿子偶然间看到父母的“情书”，大呼：“都什么年代了，受不了你们！”乔洪潮可不管这个，笑着对儿子说：“臭小子，你懂什么。”

再恩爱的夫妻也有闹别扭的时候。有时候，王彩霞在电话里发脾气，乔洪潮就写信道歉：“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生气我就胸口疼。高原条件这么苦，你忍心让我疼得睡不着觉吗？”

现在，一封信只需要一周就能到。信在路上的工夫，王彩霞气也消得差不多了，等接到信，展颜一笑，事情就算过去了。

今年是乔洪潮服役的第22个年头。以前，乔洪潮不止一次在信中安慰王彩霞“再奉献七八年就回家”，结果一待就是近三个“七八年”。

因为既要工作又要独自照顾家，王彩霞多次推掉了担任班主任和去教导处任职的机会。乔洪潮当然知道妻子有多要强，也深感愧疚。

“有句话说，嫁给军人就是嫁给牺牲，爱上军人就是爱上奉献。不管怎样，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要欣然接受与面对这种聚少离多的酸楚。记得以后一定要陪我们娘俩花前月下。”王彩霞在信中这样告诉乔洪潮。

“你予我廿载青春，我许你余生相伴。”这句话，乔洪潮没有写进信里，但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 家庭秀

把青春留在疆场/用三十年戍边守防  
离开时一声“到”/亦如初入军营般铿锵  
听/军号声响起  
看/军旗飘扬  
他永远是兵的模样

赵远友配文

## 定格

6月5日，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在驻训场为该团一级军士长薛纪元举行退役仪式。薛纪元的妻子李梅和儿子薛宏强专程从陕西老家赶来，参加这一重要仪式。30年来，薛纪元扎根西北边疆，多次立功受奖，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这一天，仪式开始前，妻子李梅为薛纪元认真地整理绶带。

李志强摄

## 爱上远方那片蓝

李羊卓 邹也

## 两情相悦

结婚这件事情，让培培体会到了当一名军嫂的不易。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娶我？”“我们不是说好了一起在老家领证吗？”这些问题，培培在电话里问了付山无数遍，可得到的都是电话那头无动于衷的解释。

培培和付山是同乡。两人是在付山回老家探亲时，经朋友介绍认识的。那时，培培知道付山是一名守岛军人，被他身上那身迷人的海军蓝吸引，义无反顾地与付山在一起。

“对不起，我们任务比较重，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你别生气啊，等有时间了，我马上回去！”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培培差点想要分手。可每当她几乎要说出口的时候，付山那身蓝色的迷彩和他憨憨的笑容便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让培培又冷静下来。

“既然他没时间来娶我，那我就嫁给他！”不久，培培便坐上了前往付山驻地的火车。

“什么？今天风浪太大，船没法靠岸？你出不来？”当培培风尘仆仆地赶到离海岛最近的县城，准备和付山在县城的民政局领证时，她接到了付山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付山支支吾吾地把她没法赶来的消息告诉了培培。

付山所在的海岛只有每周一、周五才有客船往来。培培是趁着付山能出来的日子到达，可现实还是跟她开了一个玩笑。培培默默地放下电话，望着陌生的县城，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多少日夜都等过来了，还怕再多等这两天吗？”培培在心中给自己打气。她在县城的小宾馆里住了下来，又经过两天的等待，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付山！

付山黑了，也瘦了，一双红红粗糙的大手拉着培培的小手，小心翼翼地陪着不是。一阵心疼在培培心中升起，之前对付山的怨气也烟消云散。

那天，两人在县城的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带着喜悦和憧憬，培培登上开往付山驻守小岛的客船。

没多久，培培就晕了船，吐得昏天黑地。付山轻拍着培培的背，告诉培培，岛上的官兵听说他俩领证了，要给他们办个海岛婚礼。这个消息仿佛是一剂良药，让被晕船折磨得有气无力的培培瞬间开心起来。

大海作证，小岛为媒，没有豪华的婚车，没有奢侈的排场，有的却是战友们认真剪出的一个个大红喜字和炊事班精心准备的一桌海岛特色佳肴。战友们一声声亲切的“嫂子”，一声声淳朴真挚的祝福，让培培心里既温暖又感动。

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过后，培培才发现生活在海岛上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浪漫。她被岛上的毒蚊子叮得浑身都是红肿的大包，又痛又痒，整晚地睡不着觉。

“要不，过几天你回去吧。”付山心疼地望着培培。

听付山这么说，培培身上那股子倔强劲儿又上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能因为几只毒蚊子就打退堂鼓

呢？况且付山一直在这里生活，自己已经是军嫂了，这点苦都吃不了？

在培培的坚持下，付山只好同意让培培继续留在岛上。

经过那一阵子的生活，培培更加熟悉了付山驻守的海岛。岛上气候非常潮湿，还经常狂风肆虐。去年岛上通了电，战士们告别了之前“白天兵看兵，晚上看星星”的生活状态。但岛上的淡水依旧十分紧缺，就连每天洗个澡都无法实现……

虽然培培和付山正处在蜜月期，可付山经常因为有紧急任务而把培培一个人留在家属来队房。培培心疼付山，也更加懂得他守岛的不易。不知不觉



李于杰绘

## 杨梅情思

叶宗泰

每到六月，我都会收到老家寄来的杨梅。杨梅入口的酸甜，不用细细咀嚼，香味也能在舌尖萦绕半晌。

小时候，我总爱坐在家门门槛上，仰望远处的山峰，看云朵飘过。听奶奶说，我们吃的杨梅就是从那山上采摘的。

杨梅快熟了，我便缠着奶奶上山，奶奶总以“你还小，走不了山路”为由拦住我。直到10岁那年，奶奶终于答应带我上山摘杨梅。我高兴极了，赶忙准备工具。晚上临睡前，还把篮子放在了床头边上。

吃过早饭，我戴上斗笠、抹上风油精，拉着奶奶的手上了杨梅山。爬了一会儿，奶奶停下，望着天上的云说，“这天出来采杨梅刚好，肯定又大又新鲜。”

提着篮子，爬了将近20多分钟，一大片杨梅林便映入眼帘。我按奶奶的叮嘱，摘杨梅也有技巧，要挑选颜色紫红且表面干燥的杨梅，现吃或晒成杨梅干，口感和味道都是极美的。如果杨梅捏在手里过于酥软，就是熟透了，口感会大大下降。还有闻起来有股淡淡清香的，则是新鲜杨梅，可以尽快采摘。

到了中午，看着满满一篮子杨梅，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奶奶看看天说，要下雨了，得快走。我赶紧提起篮子跟着奶奶往山下走。走到半途，突然下起了豆大的雨点。接着，风雨夹杂，雨越下越大，根本看不清前方的路。奶奶为了护住我，在泥泞的山路上不慎跌倒，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我当时害怕极了，大声呼喊着：“快来救奶奶啊……”幸好附近的村民闻声赶来，把奶奶背去了医院。

我把眼泪噙着，在心里祈祷着奶奶千万不要有事。我也很后悔，若不是我缠着奶奶上山，奶奶就不会……这时，听见奶奶在病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喊我。我赶紧从门前跑过去，没想到奶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杨梅还剩一些，新鲜着哩，快尝一个。”我赶紧拿出一颗塞进嘴里，又从篮中选出一颗最大的杨梅，喂给奶奶……还记得当时，我对奶奶说，“你也快吃个”，奶奶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一点也没有责备我的意思。

转眼过了这许多年。如今，我右手握钢枪屹立在哨所中。每逢家乡的梅子熟了，我都会想起入伍之初，奶奶的叮嘱：“你是远游之子，更是祖国儿郎。好儿郎肩负起国家的担子，就是尽孝道……”

那以后，每逢梅子熟了，家乡的杨梅就会穿过千山万水，来到我身边。捧住包裹的刹那，就仿佛是捧住了奶奶的爱与叮咛。

中，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

分别的时刻来临了。那天，当培培坐上客船，离小岛码头越来越远时，她看到付山还站在码头望着她。这时，他猛地举起右手，朝培培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培培的眼眶湿润了，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那一刻，她真正理解了付山：他是那样深深地爱着自己，也深深地爱着他身上的那身海军蓝。

海鸥从船顶掠过，飞向远方。培培的心中，升起了一阵强烈的自豪感。不管一路有多艰辛，不管小岛条件有多艰苦，下一次，她一定还要来海岛看望她的爱人。